晩休堂文集序

或有問於余曰當英之世才不借於異代板蕩之際士皆足爲忠烈乎余應之曰不然至此英材之衆

多閱於時運之盛衰屢矣如
忠烈之表岀間者千百人一
人焉可以易言之哉客曰
有人於此平海人姓黃諱貴
成字勁章晩休其號也與

西厓柳先生居鄴有素才
器克擴矣當時龍蛇之
讖會爲先生佐營帝遂平韓
國偉功眞將軍何以人耶余
於是拜跪而答曰猗歟壯哉

是言之發也余攝事南
北無有廣覽諸嘗叙之
公鍾山嶽之氣局江海之
量蘊抱送野之詩願效補
袞之忠不幸嘗於瘴癘之

亂世之適擇擭於先生之一幕
惟大義貞忠奮激于天地
之間壯猷奇權特出乎百
萬之中而方其黃塵漸迷
八域尾解白刃誓蹈萬甲

臥藏時先生奉 命宸

衷爲國重任賢良才俊薦

擢爲從如李忠武權元帥

外禦水陸亭屢晉洪宗祿

護軍從事器量任適需

用隨宜至如將軍廷有相鄰
里義理之肝膽無所隱也
恢廓之經略有所受矣於
國家有爪牙之士於先生有
識人之鑑而提撕目之詡以忠

直極寡尚於左右之置民心之
悅而咸歸不旨足於輸採之
役況又 大駕西渡獨與先
生陪從千里死生一心臣子之
分至矣于時忠武公南海一

捷實關我國安危之機而
及其星隕南營哭聲振海色
地急境凜如秋霜而收危
治療善護櫬於擄掠之路
其正大之容雄略之器業

可見矣惜哉公之詩曰大同江水正滔滔激怳之志正如三壯士之詩云長江之水流滔滔之意也而袁安之流涕未乾祖逖之擊楫誓斯豈

非忠烈之心出於素性而着
於詩者寧於其壯蹟泯焉
莫名蹟於麟臺莫其狀其
惟省識龍灣夜月不死精
靈一天其必寧理豈於哉實

爲子孫之餘識士林之慷慨
也邇歲余於南州下車東府
作宰矣公之後孫鍾呂持一卷
文集而請余以叙余於百世
之下欽仰者久矣略叙如右

以俟後之君子

歲辛亥肇夏下澣

通政大夫節制使行

大都護府使東萊

鄭翊朝叔

晩休堂文集目錄

卷之二

附錄

晩休堂文集目錄 終

晩休堂文集卷之一

詩

到平壤感憤成一絶

投筆操弓手亦高大同江水正滔滔他時露布王城下欲挽銀河洗此刀

憶李統制 舜臣

當年弓馬出西方誓水盟山語必詳此去閑山千里外誰能爲我運籌堂

晩休堂成和權友 鈸可

晩休臺上晩休堂題扁晩休也不妨積苦風塵還自

德微勞佐幕優相忘莫將弓劒時時彈最愛芝蘭個
個芳遙望　楓震何以答洛東江水入心長
晚休堂又與權友占一聯
勝日偸閒步此臺趁余取適故人來欲知上下無窮
理魚躍鳶飛也察哉
歸家後省墓宿對鳳菴
履雨履霜歲月忙殫樓暇日我懷長曾陪杖屨遊千
里一洗干戈淨四方喉沾菊露詩書馥面潁松濤枕
簟凉傍人勿謂將軍某韜晦無名出處塲
暮秋與權友遊對鳳菴　二首

秋盡山齋子與吾鳳凰不至一禪枯覆地紅參新涼動滿酌黃花宿病蘇舊面溪山千刼過重光日月萬年呼九成峯下聽韶館喜有兒孫讀典謨

芹池秋日曝松塔夏陰寒管此藏名客時來不厭看

書

答舍季 漢成

搶攘中存沒茫然得奉情墨欣感交至憑審萬刼餘生近作舊棲之人慶幸曷喩室人之病素來積祟多年奔竄中尙保一種固莫非吾弟勤謹周徧之賴而豚兒失學憂之何及病人生逢之願情理固然而何

幸敵焰幾熄去留無礙耳 以下缺

附西厓先生手札

三灘之别尚戀戀耳歸後屢用連吉恒用耿結此中姑依喜幸曷勝就邊憂未畢君遽告歸公私之缺何可勝道也塞鴈 下缺

記

亂中記事

余生長窮巷常抱孤陋之恨癸酉秋始拜西厓柳先生于河上廬次先生不以慵愚而外之收置門下首授以周禮司徒之教自是往來承誨積有年所矣嘗

壬辰四月往候于墨寺洞京第十三日倭兵犯入釜山浦十七日早朝邊牒卒至自備邊司特薦先生爲體察使時邊報陸續不絶賊兵已過密陽漆谷殆近嶺底云先生曰今吾受任於艱險之地而擢君以佐幕任勿卑小官無念妻孥共力王事同歸死生於意何如且知人最難而君之出入吾門下近二十餘歲知君之心爲忠且信識君之勇爲强且毅每事周徧無窘東壞鈹處足以當大事任要職而方荷丕責發程不遠軍官中探知之任最難得其人君其爲我先發可也對曰旅食京邸當此判渙之時孰無保軀命戀

妻子之心而陪於是遊於此者爲先生眷愛之恩欲
報其萬一者也鄙生性雖蒙愚豈以艱危之勢私自
逃生變其夷險一節而棄先生於千萬賊藪中耶且
死生有命家孥之存沒逃遁不足掛念而但 國步
艱難先生方受重任爲公保私竊有所望而雖以淺
智殘勇隨事補給終始如一是區區之願也將卜日
發行時先生在中樞府節治行事先生謂余曰募致
軍官君自擇定先發令下軍官願從者二十餘員翌
日方試才於樞府前庭都巡邊使申砬以武士不肯
從不得發請謁先生通刺後見先生召募軍官甚多

顯有不豫之色先生卽以軍官單子授送○慶尙左
兵使金誠一爲本道招諭使咸安郡守柳崇仁爲兵
使先是金公自日本還言倭兵不動與黃允吉所言
大不同先生問曰君言旣如是萬一有變將奈何金
公曰吾亦豈料其終不動但稍解民情八字缺在傍親
聞者詳矣及是時 上以某之言解人心誤國事逐
有拿致之命俄而 上知金某收得本道士民心命
赦其罪因拜招諭職時先生書報往復余輒奉行金
公辭甚慷慨諭余以勉國事勤討賊之意心竊感服
矣至是有下獄之令竟得蒙放之命不勝幸賀○巡

邊使申砬屯兵忠州敗績而歿砬有將略而素有自
恃輕賊之意嘗來謁先生於私邸論用兵臨戰之策
言甚輕易先生明其不然砬終不省悟而去至是不
守鳥嶺之險而退陣于彈琴臺致此溺沒之敗先生
知人之鑑推此可服而申砬之輕賊致敗可勝歎哉
四月三十日曉　車駕將西幸平壤請兵　天朝自
領相以下皆有扈從點出之　命而獨先生無所命
政院　啓扈從不可無柳某於是令扈行時京城堅
守之論從中出萬口和附姑未決俄而巡邊使李鎰
狀啓夜至　車駕卽時而發自景福宮前哭聲一時

滿城中雖丈夫剛腸不忍見不忍聞也先生顧謂余
曰 車駕之西幸在所不己臣子之陪從尤爲得當
而君之於我但同鄰之誼佐幕之分也以吾之故涉
險濱危而至於斯耶余對曰一諾尚存必無餘恨且
職任雖殊爲公一也況 國勢如此陪先生同死生
己凌於平常時豈以千里平壤爲中道反改耶伏願
先生勿復憂慮隨事量處分付施行以便公私卽隨
車駕踰沙峴到碧蹄驛雨大注 上停駕驛舍卽
出至臨津雨勢不止日既昏渡江入東坡驛越翌日
夕次于開城府大平館臺諫以首相交結誤國事劾

奏至初二日朝 上卽遞首相以先生特差一行羣情莫不洽然越七日過中和入平壤○六月十一日
車駕向寧邊時先生以唐將接待事留于平壤是日賊攻城急卽時分排諸軍官各守門樓及大同江灘先生與左相及元帥并登鍊光亭俄而有紅衣賊見亭上有人暗以鳥銃窺點漸至沙岸放丸以地步之稍遠故竟不及余時在防牌內望見賊勢數多如林而覘其軍律不甚威壯卽以片箭射之五巡所傷頗多又令軍官姜士益等十餘人從後射之矢及岸上賊畏縮而退去○七月先生病痔甚苦臥不視事

余甚憂之食飲藥餌等節無不干攝而症甚添劇爲
公泣私泫不知所出自 行在送内醫詮症特賜熊
膽蠟藥至四五調服症少差復明日卽起視事羣情
抃賀○十三日方以糧餉接濟爲憂適牙山倉米一
千二百石來泊定州立巖地先生不勝喜幸卽發遣
守門將康士雍及余馳往督運當日到泊于安州○
十九日遊擊將史儒中丸卽死先是祖承訓至義州
史儒以其軍卒爲先鋒將祖本 以遼左驍將往者北
虜之戰累有軍功至是大言倭可擒取行至嘉山營
問我人曰平壤之賊今果屯據否對曰賊兵方晉突

擊無數承訓卽於是日夜三更發兵進攻平壤時大
雨適至城上無守堞之倭先鋒卽馳入七星門內道
狹而傍多委巷馬不得展足而行軍不能成伍陣勢
急窘東俄忽之間鳥銃聲發飛丸如雨下史遊擊卽
致斃軍馬死者亦不知其數承訓遂退陣以餘兵還
過順安肅川夜至安州欲前阻江路以備過故其急
遽如此先生謂余往慰其志兼送酒饌余使辛從事
奉饌後至先馳走控江亭承訓爲雨所沮留己四五
日卽以先生命固挽承訓露處野中衣甲皆沾濕斷
不可留還軍遼東余還白先生先生恐此時人心潰

撓卽以留安州待後軍之至啓請于　行在○八月聞　天兵出來之報先生預令於三和龍岡等邑急輸米豆一千六百石分置順安肅川此等邑民丁盡在行陣老弱多竄許多之穀恐未得及時齊到從事官辛慶晉得疾委痛不能奔走檢敕乃命余往督及期竣事而還○九月十日隨　車駕至定州不數日幸宣川命先生守定州營先生送　駕伏路左因從延薰樓上望見有荷杖自四面而來者不知幾許人矣先生急呼余往探之卽行覘之數雖顆而跡甚殊常卽追捕懸首於倉街其餘賊望風解散由此得全

定州倉穀宣川龍川鐵山諸邑刼倉者亦熄○嘉山郡守沈信謙走馬急來所告內本郡儲穀頗優而官廳有白米一千石以此欲餉 天兵今已不幸事至於此願少留鎭撫賊不敢犯民不能動矣時信謙不能令其下獨先生所帶軍官五六人所收潰卒二十餘人矣信謙欲藉此自護故云先生以無 上命不敢擅留遂別行至曉星嶺回望嘉山郡中已亂信謙果失倉穀而逃○時久不雨江灘日縮 上命宰臣禱雨於檀君箕子東明王廟終不雨先生謂尹相曰此處水淺無船賊不可渡探其水上淺灘處先使防

備如何尹相曰彼李潤德之輩雖可倚仗獨李元翼可任然難獨任以黃貴成兼送如何因命余守灘與從事洪宗祿等十餘人同出城向博川 行在繼援將李幼澄以平壤近賊藪有辭職之意先生明責其不然先生以唐將迎接次將向嘉山至大定江邊望廣禮院野有散卒連續不絶而來先生疑平壤陷沒命余往追探之卽以單騎馳行至廣通院二里餘適逢落後者十餘人詰其所從來乃義州龍川等邑軍赴平壤守灘者也聞厥所傳則賊從王城灘兵使李潤德遁去云自不覺驚愕矣卽馳馬回報先生先生

曰或傳者誤耶更探以來余卽回馬直抵大同江岸果如傳言先生大驚卽時寫狀顧余曰此狀與他狀有異君其往無留滯急報　行在以來卽與軍官崔允元急時發向博川是時　天兵搞粮恐艱乏先生將向郭山至其山城下有一岐路當前先生問余曰向來郭山遵大路往來今日之行日急如此故從間路直行不意遽當岐路吾不知從此向何處乎對曰鄙生前日往來每由此路從左則直抵郭山從右則乃到龜城不遠也先生卽馳馬謂余曰曾聞龜城儲穀頗優而吏民離散故輸運無路云君與洪宗祿并

社宗祿曾謫居龜城已協民心以君之勇畧加彼之
忠實招諭散民輸致倉穀固不難也十分慎處爲之
也即時拜謝而行宗祿臨發似有慨然不豫之色余
謂曰爲謫邑而再作是舉故有此等氣像耶已收斂
爲司饔職更何慨然耶遂與宗祿巡行山谷以諭曰
方今賊兵已入平壤　天兵方到定州平復之路可
指日以期而但所急者犒粮也本邑儲峙果如所聞
而輸運無路汝等亦王民也當危急之時竄伏回避
義不忍也自今無論品官人民吏胥同心戮力斯速
輸致于定州嘉山果如吾諭則即啓　行在後有褒

賞有一人從林木間來問曰將軍自　行在邑而來乎賊兵果屯平壤　天兵亦果到定州耶曰然俄而繼尾而至者不知其數於是發倉穀以給擔負者纜續不絶先生賀余曰此邑支供賴君之力〇十一月冬寒轉深先生深慮財力益竭軍卒疲頓回復之期將致緩晩晝夜憔思命余馳往江上候　天兵消息〇時賊兵已犯入咸鏡道者亦甚衆多　王子亦陷賊中侍臣及該監司柳永立該兵使韓克誠等皆被執云報草自　行在至于各營莫不落膽失色先生一私自親往探賊適是時有倭變追使咸廷虎者來謁

先生詳陳北道事機行長清正分道而發行長向平
壤而淸正入咸鏡道先生因命余(此下缺)永立等皆脫
身還　行在果如所傳衆莫不驚愕矣○十二月
天朝大發兵以提督李如松爲大將率三營將張世
爵楊元李如栢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等渡
江兵數至四萬餘先是經畧宋應昌贊畫劉黃裳袁
黃駐節遼東合軍渡江十三日至安州時提督在東
軒先生將入謁論事余亦陪其後先生袖平壤地圖
以進○癸巳正月　天兵已到肅川先生隨其後提
督使副總兵查大受往順安紿倭奴　天朝令已許

和沈遊擊且至倭喜使小將平好官率餘衆出迎沈遊擊總兵誘與許飮因縱擊擒平好官自後倭知兵至大相擾亂提督方日昃彎弓鳴弦直馳入順安諸營連續追進翌日朝進圍平壤先攻普通七星門以大砲火箭發之聲動天地余卽馳告駱尚志吳惟忠合率以進兵倭不能支走入内城中以銃丸亂發壁穴間由是我軍及　天兵多被傷者余急走告提督曰賊兵潰散餘存者旣入内城是所謂陷穽之虎勢似盡劉而竊念窮寇致死機不可測兵可少退城外以開走路如何提督從之倭果夜遁李提督彈劒鳴

鼓直上鍊光亭先生及諸軍帥隨其後設宴陳樂至夜三更風擔正動月色方明諸軍帥次第奏凱提督辭以未盡討平不許時命余千涉守灘軍夜深行過江渚適發杜甫行劒外之懐感題一絶寫呈先生先生微笑曰此時詩興誠不偶然古所謂壯士而詩人於君得見矣○提督進至坡州與賊戰于碧蹄驛南阡頭旋屯于開城府先是提督欲追賊兵謂先生曰吾方進軍而聞前路無粮穀藁草云極爲憂慮爲國事不憚勞惟在議政一人可促行備待無有窘束先生即辭而出余亦從後提督呼余謂曰此去京城不

滿二百里而賊兵旣敗於平壤退屯各處者其數難
算又聞我之進必是要路隱伏以設馬陵之機君其
先我候探與議政詳察曰以馳報時大同江南 天
兵先鋒已發槍戟塞路固不可行陪先生從間路疾
馳夜入中和轉至黃州所經驛舍皆空虛城邑亦甚
蕭條進退之間計難得當遂命余移文于黃海監司
柳永慶使催運粮草自海營又轉移文於平安監司
李元翼趁卽調發金應瑞軍不堪戰者自平壤負戴
而至黃州又令各邑儲峙自相輸致船運而至未嘗
闕乏余自海營還至黃州留所卽馳報提督曰小將

奉命至黃州姑未趁期牒報者非誠意之不足黃州
之穀已失於賊兵之來往留屯調發各邑之儲粟輸
致於大軍之前到邑今纔旋歸奉命時探問賊兵屯
事聞於開城人來者所經村邑無賊兵屯結之患而
自坡湍以東賊兵尚此屯聚云云此非小將之目擊
姑不可專信而想其勢已挫於平壤戰敗之後豈敢
拒塞於　天兵長驅之路偃然結陣於近地列邑也
哉但一嶺間在路右而地勢險阻林木邃密雖千萬
之衆可容隱伏不能遙度故使人覘其有無幸無一
賊隱伏之患龍川以東開城以西雖鳴鼓徐行不足

慮也牒報提督進兵于開城府當是時倭將淸正據
于咸鏡道惟玄蘇平行長平 義智等遁散各處而在
京之賊聞平壤之報憤不得其情殺掠京城之民燒
盡公私廬舍而江西列屯之賊咸萃于京師謀拒
天兵之來路自沙峴以北屯壁相接牢不能犯云時
提督自開城入後遽有遲回之意累日不發重違我
先生懇囑進至坡州有此碧蹄之敗噫勝敗兵家常
事豈無彼升此除之理耶今日之不幸抑有所不然
者當是時也 肅將 天威輕敵之心發於連捷之後
眼無一個金倭留置其大軍獨與家丁善射者千餘

馳赴我將高彥伯副將査大受竟以後軍之未至致
死傷甚衆可勝痛哉○提督遂還坡州至夜深以家
丁親信者死痛哭神氣亦大有不豫色至翌日朝卒
發退軍東坡之令先生及右議政俞泓力爭其無退
提督終不回惑元帥金命元及余乘間以白曰首相
之力爭義固然矣豈可遽動　天兵以助敵氣乎且
勝敗常事願提督[illegible][illegible]爲提督默然良久姑爲徐答
曰吾之退屯東坡者將休吾軍以進爲計耳是日三
營一時還到臨津屯于東坡又翌日欲轉退開城先
生泣血固爭終不肯旣而跨馬遂還開城使總兵張

世爵召先生論兵事時先生在坡州遊擊將周弘謨
將入倭營旗牌而來使諸臣及先生請入參拜先生
獨不應走馬還東坡弘謨言狀提督大怒使三騎急
追從者皆落後獨余及金齊辛慶晉隨之過至青郊
驛提督將欲挐致先生適因李慶之實告卽止○先
生命金敬老與高彥伯李時言等追截京城之賊託
以無軍徘徊不前體府决杖督令前進方在坡州等
處尚復逗遛命余促來○三月七日在東坡忠淸義
兵將李山謙來到開城見唐人言先擊南路則京城
之賊自潰唐人告于參將參將招山謙問計貽書於

先生先生答書極贊其策之妙卽命余率軍八十名
護送 天將與山讌○四月十九日遂進軍至東坡
宿于查大受軍幕蓋賊已約退兵故有此上京之計
也越翌日京城復 天兵將入城諸大臣及先生隨
其後余亦陪侍而行登駕峴望見城內有一民屋巋然
獨立直馳入乃小公主宅也迎提督於是第禮訖諸大
臣次第退先生亦退出聞於城內遺民則賊兵前一
日出城云嗚呼 國家之厄會一何至於此前日櫛
比廬舍皆爲灰燼所滅遺民存者百無一二行至
宗廟前先生痛哭諸大臣莫不號泣而失聲先生諸

提督館下問起居願發軍急追賊兵提督以漢江無船爲言先生使人報備船狀俄而李如松率萬餘兵出江上忽稱足疾而還○井邑縣監李舜臣素以忠節膽畧顯名一世辛卯二月自 上有擇將之命先生特薦爲全羅左道水軍節制使李公曾有雅分於先生來往頗頻余亦累往幕府爲所信任心服其忠壯至戊戌十月提督劉綎再攻順天賊李公乘勝至南海界又破賊船中丸而歿一軍皆哭聲振海中訃聞滿朝莫不愛惜其材器先生尤極痛哀卽命余馳赴喪所與公侄莞芬等治喪送與人民設祭挽車而

哭○宣傳官金星報同郡人也早登第而有材器先
生嘗奇愛之余亦往來承接者雅矣及其超薦爲平
安虞侯　朝廷將遣人嚮導　天兵先生薦星報
上特命遣之不幸而致歿哀哉○前義禁府都事曹
好益募兵江東得數百人出陣祥原遇賊多斬獲冬
至日率士卒望　行在痛哭其忠義激勵如此○時
嶠南急報日聞而家信寂然耿念不已便信自無何
來千里西邸一尺家札足以湯滌旅愁況搶掠賊藪
大小家眷竄伏山林僅免凍餓此吾季之智計過人
也欣豁何可盡道○十月　車駕還都先是沈惟敬

此下缺 ○丁酉八月京城上流防守器具粗備後巡審江華海島江華則申敕水使李思念措置又命余赴海島瞭望○時賊兵已皆南下分屯於江上自蔚山至于東萊金海巨濟複屯相結至十餘屯或依山而築城或憑海而掘塹以爲久留之計 天兵留屯於星州善山居昌慶州而相望不進 朝廷聞賊兵屯海邑下旨督諸將追賊兵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合聚於宜寧義兵將郭再祐高彥伯亦皆附會而已諸將各自散去金命元權慄李賫崔遠等先向全羅道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向晉州 賊兵隨至圍之

戰數日黃進中丸而死軍人氣奪賊兵入城內千鎰登矗石樓與慶會携手痛哭投江而死　朝廷聞而哀之以千鎰爲義死　贈議政府右贊成　天將悉還京師先生隨　天將行至屛山館雪寒猝酷連留二日不得發余從間白於前曰從先生同出沒戰塵者已到累朞幸荷　天朝再造之恩復京城返　王駕而但邊憂未霽　天兵又向京城再擧之期不知其幾個月而先生今日之行係是　國家重大之職固不得已也　天恩罔極以若庸愚除之以定畧之秩感祝之誠無以圖報幸賴先生汎愛之私恩逖矣西

士卒無債敗而歸轉到湖南以至於此莫非天也日後論功酬勛之典非佐幕之任所可冀及而馮唐已老之歎李廣難封之恨恒切但歲色迫近歸思正緊先生之西行固所義也而至於小將今日之還無關於國家再擧之期亦無憾於先生佐幕之道伏願先生許歸鄉里先生曰丈夫之行積於終始臨路分袂豈不惜哉對曰俄聞家奇妻病彌篤情理所在斷不可已況經亂之後返巢之初調服之道不見是圖也且人命脩短固難測知生時永訣是所望也特賜放歸以敘情理如何先生終不給由更以舍季書奉示極

請先生曰八年塵埃頭鬢共白進亦同退亦同道理當然而情迫如此固不可挽君其歸哉翌日雪路稍通日氣頗溫遂發至丹山秣馬犒軍余乃入謁楊經理麻提督帳下拜辭經理提督召先生以問曰黃貴成之材畧姑未需用戰伐之場而料事頗優量敵甚熟難可更得其人方今敵鋒未掃先自告歸何也先生對曰其家所處不得挽執退出私幕隨後而出先生裁書遺之曰君之歸必先過河隈以傳此書臨別猶不勝悵缺之懷轉向三灘津而餞日己晏矣步出橋頭陰雪始泮路氷如油馬不得着足跋涉而行至

村前巋然一閣依舊而立使奴完石先入通奇時妻患已劇魂迷不省人之出入遂高聲而呼絶一擧目而熟視終無一言而逝時則己亥正月二日也見缺令重洞草譜故校時載之○鄰居權友缺可者吾童年竹馬之交與余弟經亂逃竄互相救助聞我之還來慰曰子之生離死別之變誠極痛迫生時永訣尤切奇異勿爲損傷焉吾家之禍慘不忍向他人言者也八年之內老母之喪家婦之慽繼出於林木間凍雪之中朝夕奠奉之節慘痛之懷胡忍提說尤有所痛迫者三霜已過倶未襄窆最是人子家父之哀痛切迫處也今子

名播於弓馬之塲生還於瘡痍之世豈非幸耶余答
曰君家之運何其厄也吾今日之痛非徒爲老妻哭
也滿眼光景莫非滄桑都不如無言○先生手札來
到奉覽○所居草堂本是狹隘而久爲風雨所壞遭
變之後又爲殯幕晝宵之間容膝甚難便召匠而謀
之一朔之間搆數間屋宇甚精間爲老夫晚年休息
之所極爲稱情權友曰有堂而無號亦一欠事且知
君之平生固莫如吾吾且名之因以晩休二字題其額余笑
曰題額甚猥濫而名義者固當與權友圍碁皷琴（此下多缺）
之句亦余曰搆拙不足以稱吾子之事業余曰主人

當先占而君先唱之誠美矣我且和之權友誦之曰
經亂之後志尚何其壯也○江上有巖廣如一小逕
又有一澄潭鱗鱗之族往來卵育於巖穴之間以爲
盤桓釣遊之處自先世居於是釣於是名以爲釣臺
及歸依舊巖石在於江上余曰與權友相爲倘佯以
作老夫歸休之所又占一聯○曰余病卧不能起顧
謂舍弟曰眼者西征靡盬於 王事往住玉蓮坊近
地者數矣而終未省拜先壠是吾平生所恨也今年
衰日迫尤致念於齊家一道而弼守之學業無所進
益陶潛責子之詩不其然乎莫如從吾所好鼓琴而

賦詩翌日責送河隈此下多缺一日弼守來報曰昨日京耗直來先生行旆在今明間云矣越三日朝先生書札來到問諸來价曰是札出於前月以下缺

對鳳菴記

余本兵家者流自齠齔不重觚墨之用工惟事弓馬之遊戲射以觀德馳欲範我氣意昂昂於鄉堂步趨逐逐於閭里如是過三十餘春秋矣至庚缺然有志於究經講道之方乃相宜於洞之南九成峯下向卯之區拓石而廣之伐木而敞之遂得數頃地經營八九間棟宇而落之洽費三年之役顏其楣曰對鳳菴

樓於西架而名之曰聽韶亭於南閭而題之曰來儀繞而頟之於門曰省休齋其曰對鳳聽韶來儀者因山名也曰省休者揭吾志也主乎九成而前對鳳山南通翅舞而舞之若飛也似各呈其態實玆區之着題目好光景也田於山中而食井於牖西而飲鑿小塘于汙下而或芹或蒲築小壇於陡斷而外松內竹菜於山而美可茹濯於泉而淸可挹招一老釋守直焉日往省楸而休焉讀焉亦足爲追遠養閒之具儘潔地奇境也倘來昆之踵而脩之也耶是爲之記

上樑文

對鳳菴上樑文

閱百刧而肇剏基信得天慳而地秘歷四世而纔建兆實賴鬼護而神休豐山古縣益陽新區烟雲蒼然以深渾是物外真境界溪山窈而斯僻不知人間何是非背九成而面鳳嶽喜聞虞殿之儀韶上鳶峰而下魚嘉願學思聖之察理上棟而宇于下縱無暈飛丹雘之雕粧傍室而堂於中可容蛾述靑衿之棲息谷通翅舞飄飄起胸中十分清洞穪風生習習去面上三斗俗壇有松兮塢有竹槩可見忠臣君子之特堅籬種菊兮庭種花亦足爲詩家隱倫之成趣暮而

歸朝而往鷄犬之境相聞歲既終年既馳車馬之喧不至時省時讀只是仙翁釋子之相從或水或山猶有鹿友鷺羣之可喜右建習榭以來儀而成名左置書樓題聽韶而揭號又此對鳳之額因山名而稱焉別以省休之題明吾意而目者咏之一觴之一右軍之蘭亭非耶詩亦宜碁亦宜元之之竹樓似也樹林暢茂而陰翳樂禽鳥之飛還峯巒叅差而拱環喜兒孫之羅列招枯禪而來守縱或似梵居闢緇林而巖脩不妨爲家塾統一區而管領盡覺山川之有主張展三隅而廓清方見風月之增光影採於山而美可

茹濯於泉而神益清而作而息而鑿而耕紫蓋之老
農或詠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丹厓之故人時逢茲頌
燕賀迺擧虹樑東曉起推牕日已紅炙背先知君象
德光明萬國到天中西迺照蒼蒼屋角齊野色山光
渾已夕雲邊倦鳥入簷棲南蓋蓋山光入小龕樑外
居人知此否菊邊松下逕開三北一帶河源洛浦極
問道當年初飮河淵涵渟滀固難測上睠藹靑蒼只
可仰日月星辰昭載焉敞通扃牖我心曠下一脉泉
源去不捨晝夜工夫宗海流堂堂尊攘辨夷夏伏願
上樑之後齋致誠莊門無俗累楸林密爾而蘩茂特

感先靈之陟降在斯堂宇翼然而崢嶸將見後生之瞻仰于是

遺誡

人之爲人豈有他哉惟學問是已學問之道豈有他哉惟孝悌是耳上自帝王下至士庶莫不由學而興亦莫不由不學而廢其興廢之關豈不大哉是以傳說教武丁有師古之訓太公教文王有敬怠之誡皆古聖人也陶潜有責子之詩韓愈有勸讀之篇亦皆賢智也而猶尚如是惓惓況閭里愚昧者乎吾嘗痛恨於墜緒畧涉經籍而世値板蕩馳心於弓馬之場

投身於矢石之所竟止褊裨之號而叨躡定畧之階是尚謂振墜之爲耶惟幸邦運再造掃除妖氛而歸其於積歲奔竄之中汝不爲豺狼之餌凍餒之尸而奉汝母安逝於舊棲寢室幸則幸矣而手不親紙筆口不近經史所謂朋儔不過是詼諧放浪者流矜倨徒甭廝養何殊爲父不教之過不無其責亂中不遑之情雖勢所使而汝亦有父兄長上而孝而悌從何出來乎人而無倫彜去禽獸不遠矣况吾大小家隔江相離既不能以言語相通則必以文字爲也汝與吾七八載相離死生存沒兩地茫然而曾無一字致

問是可曰人理乎終焉如是則隔江之至親何以睦之歷世之先系何以明之汝父之師友何以知之是汝時日之急務而今日非晩此時可及勿謂來日明年亟圖爲人之方吾嘗見厓爺雖在靡盬之中誦鄒書一部於馬上三十里汝豈以不遑爲辭耶吾今年衰日迫縱難期見汝之成就汝亦有幾個幼穉兒猶可爲他日傳襲孝悌之資矣勉之勉之

晩休堂文集卷之一

晩休堂文集卷之二

附録

傳來事蹟

傳來馬鞍馬勒卽先生別給之物而丙午火變時盡入於灰燼中云○蒲巖卽公之釣遊之地而至今爲來孫慕仰者耳○河回橋樑卽公請業往來之路而先生癧朝夕羈揭之勞兩家創設而至今父老傳之仍成役軍口碑耳○八旺卽公墓所而當時先生擇送地師点定云○先生手札及取適軒往復書滿載家籠而火變後只有鈌幅紙畧傳

可恨○賊平後公退歸田里教子弟以忠孝約朋友於琴書或詠嘯於休堂或杖屨乎鳳寺以終晩年休息之樂而伊寺伊堂秪遺卯墟至今爲子孫寓慕者耳○公之先世自時雨洞移居于仁今大小家相距爲數十里常有通奇之事則必封書而家有大狗繫其頸使自往還而通之蓋此去道路無非巖逕水皺而虎狼咆哮之中微物猶能如此當日化及於物可知矣至今以狗崖傳之○九成峯下對鳳菴即公刱建而當日省掃肄業之所也其追遠感時之作落成顔楣之述想有巾行之箴

而秖得此文二詩三於縑洞古笥中敗紙爛章何
幸得免丙午之火也正所謂鳳文一羽玆敢記於
玉淵亭重校之篇以寓不肖發潛之忱裔孫極東
謹錄

行狀

日黃生河清河鱗河一等來見余流涕而言曰昔
我先祖晚休公服勞 王家著有令績而尚闕狀
德無以傳示敢請余應之曰以晚休翁之卓犖而
無闡述文字誠慨然然余筆不足徵信往求當世
之立言君子河清等作而復曰願追念七載矣右

幕府陪衛之勞余即悵然謝之曰豈敢忘諸遂就
考其家狀及龍蛇事實敬覽而卒業焉按公諱貴
成字致章號晩休其先平海人鼻祖漢學士諱洛
中葉高麗金吾將軍太子檢校諱溫仁歷三世諱
庸大匡輔國謚忠敬生諱太白刑曹典書八 本
朝 贈右議政是生諱祐兵曹典書 贈左議政
是生諱天継歷三道觀察使諱希亮工曹判書諱
厚老錄事諱雎訓導諱文壽宣教郎諱從仕將仕
郎於公爲高曾祖祖諱孟春生員考諱應孫通訓
大夫妣淑人義城金氏生公于益陽里第嘉靖戊

申十月十日也幼有異質倜儻不羈纔齠齔已不
屑爲小人學悶家業中微思有以振發之而編叢
書釼無所適意乃詣河上謁吾先祖西厓先生先
生一見異之首授以周禮司徒之教公即服膺而
躬行之自是日有所進庚寅春 朝廷遣使通信
鶴峯金先生爲副使陪先生往餞于門外壬辰四
月倭冦犯順先生爲體察命公佐幕府諭之曰君
之出入我門下將二十載又知君忠義智略足以
擔當大事故玆委任無以妻孥爲念益殫誠信共
濟艱難也軍官非不衆多而耳目之任最難其人

君其勿辭公對曰當此板蕩之際孰無保軀命戀
家鄉之情而叨荷眷庇之恩無以圖報豈敢以艱
危之甚變其夷險之節雖智勇短淺無所裨益同
爲死生是區區之願也巡邊使李鎰軍潰于尙州
敗報聞 車駕卽夜西狩先生扈從臨行謂公曰
以吾之故而涉險瀕危至於斯耶公對曰職任雖殊
爲國一也委鋒死綏早已決了顧無以賤軀貴念
六月 車駕向寧邊先生以接待 天將留平壤
是日賊兵攻城急先生與左相及元帥登鍊光亭
有紅衣徒步至沙岸亂發鳥銃公卽以片箭射之

連發五巡所傷甚衆賊畏而逃 車駕至定州還
幸宣川命先生守定州賊兵將掠倉穀露刃倚杖
四面坌集公上馬搭弓大呼突擊無不應弦而倒
一齊斬馘懸于倉街賊兵喪膽奔潰本營倉穀由
此得全龍川鐵山諸邑刼倉者亦熄時旱甚江灘
日淺先生慮上流失禦將議備邉之計左相尹公
斗壽言於先生曰李潤德難可倚仗獨李元翼可
任然亦恐有踈虞不如遣黃貴成使之并力於是
先生命公守大定江江邉有逃散之卒絡繹不絶
先生疑平壤不守使公徃探之到廣禮院遇平壤

守灘軍聞賊兵夜襲王城灘兵使李潤德逃去平
壤已陷遂馳報先生先生大驚卽使公赴啓 行
在祖承訓之敗過安州也公以先生命持酒饌往
慰之因勸勿退兵承訓自耻敗衄竟歸遼東時
天兵將至糗糧無備先生謂公曰卽聞龜城儲穀
頗優而吏民離散輸運無路君與洪宗祿俱往宗
祿曾在龜城甚協民心云以君勇畧兼彼忠實固
不難矣公遂與宗祿馳往龜城艱尋山路招集逃
散激以忠義喻以利害曰方今 天兵已到定州
乎復之期果將指日而所急者糧饋也本邑儲峙

輸運無路汝等亦王民也勿論品官與吏胥同心
輸致則當啓聞 行在各酬勳賞矣於是自相招
集擔負連續不日而畢先生以痔疾不能視事者
累日症轉危劇公晝夜調護憂公泣私不知有身
及至復初方自解帶先生每與鶴峯先生往復書
牘而必使公金先生嘉公忠勤奬諭勸勉眷眷不
已十二月 天將李如松等到安州先生將入見
公亦陪從及其相見初無一言袖進平壤地圖李
提督進圍平壤先攻普通七星門以大砲火箭發
之公急勸駱吳兩將左右翼擊賊兵遂不能支走

入内城亂發銃丸我軍與　天兵多被害公告提督曰彼入内城正如落阱之虎勢似盡劉而竊念窮寇致死機不可測莫若少開走路以勦滅之提督從之賊兵既遁提督上鍊光亭彈琴鳴鼓諸軍帥畢會設宴陳樂次第奏凱時夜月明風檜正動先生亟請指日進兵爲收復京城之計提督謾應實無進意仍命公往監守灘軍行過江渚有杜甫劒外之懷感吟一絶曰投筆操弓手亦高大同江水正滔滔他時露布王城下欲挽銀河洗此刀寫呈先生先生微笑曰此時詩與誠不偶然古所謂

壯士而詩人於君見之矣提督將進兵呼公謂之
曰此距京城不滿二百里賊雖摧敗各處退屯者
其數難算且聞我之進必將要陵設伏以圖馬陵
之計君其先我偵探連續馳報時賊兵新退所經
驛舍率皆空虛城邑亦俱蕭條先生移關于兩西
觀察使催運粮草命公往督公星夜馳詣轉遞調
發員載漕輸還到黃州書報提督曰黃州之粟盡
被彼掠其外各邑糧草俱已輸待軍前所經村邑
並無賊兵而坡端以東尚或出沒云此非小將之
所目擊竊念彼既沮挫豈敢拒塞　天兵長驅之

路肆然屯結哉但中間有一嶺地勢險阻林木邃
密故使人探察則幸無一倭隱伏之患龍川以東
開城以西雖鳴鼓長驅不足慮也提督進兵既至
開城遽有遲回之意累日不發竟致碧蹄之敗提
督以家丁之致死痛傷不已猝發退軍之令先生
及右相俞泓力爭不得公乘間進告曰大臣之力
爭勢所當然豈可輕退以助賊氣耶且勝敗自是
常事願加三思提督默然良久曰吾之退屯將少
休以進爲計耳是日三營俱退渡臨津正月 天
兵將向京城氷泮不得渡提督使人促造浮橋急

如星火先生倉卒得葛橋之策命牛峯倅李希愚董率人民採葛輸運公亦與焉謂李倅曰民力疲劇艱難威督莫如躬自先勞以慰民望遂與登山採葛擇其最誕者而採之曰汝等勞於 王事亦已久矣兼此飢困雖有子來之誠何以堪役於是民人感悅力採不日而足輸致江頭先生即令紋索堅柱施經兩岸撑緯遂成一巨橋大軍穩渡公之忠義服人類如此所謂悅而使民民忘其死者夫四月 天兵進復京城十月 車駕還都酬扈聖勞賜公爵定畧將軍戊戌十一月統制使李舜

臣戰殉于南洋先生聞極驚慟使公往代弔奠仍
治喪事公曾在幕府素與李公忠義相許情甚篤
至以故與其侄堯芬等幹治喪具哀痛殊甚先生
從 天將自湖返嶺復上京師至屛山館公進應
曰出沒戰塵已積歲年而曲加生成俾免僨敗幸
今寰宇肅清山河再造功微酬厚叨荷 寵秩感
祝之極豈敢控私而見今機務無甚關係願假微
喘歸老田里先生不許公又告曰儀聞家奇妻病
甚篤人命脩短固難預測特許一歸以伸情理先
生曰七年塵埃頭鬚共白偕來偕歸曾所相期而

情迫如此有難終挽臨路分袂豈勝惜哉旣復命
乃告歸提督提督請先生問之曰黃貴成之才畧
已多需用而料事頗優量敵甚熟難可更得其人
方今氛塵未盡掃何遽爾告歸也先生曰其家情
景有迫不得已故也遂拜辭于三灘津歸故廬令
入已疾革就而呼之擧目熟視而卒所居廳事爲
風雨所壞了乃築數間屋顔其堂曰晩休有詩里
門襟帶洛水江岸有巨巖名浦巖盖累世考槃之
地號爲釣臺至是更題曰晩休臺又慕先臺有詩
先生慮公揭厲之勞創造河橋秀巖棧道亦當時

所拓一日病甚顧謂弟曰往者西征奔走　王事未遑恤私今事竣身退年衰日迫惟當省己寡過肅齊家政訓養兒孫以謀貽後而弼守學業尚無所進陶潛責子詩爲我準備也莫如從吾所好皷琴賦詩以終餘年可乎有遺誡招朋約弟時登對鳳菴亦有吟以乙巳九月十日考終于寢先生命地師占壙于八旺洞（即風生洞）負戌原祔令人嗚呼公出處言行想多有可以傳示者而累經熖火不免收保今所見存只是綴拾於煨燼之餘斷爛訛缺靡所考據己丑以前全泯記載癸巳以後可取可

蹟者豈止行宇充棟而畧存未詳戊戌歸休田里
是歲先生亦告老矣燕侍之際必多有言志之可
聞者而亦全闕焉可勝惜哉然何必盡鼎然後知
太羹之味全體然後識鳳凰之文獨恨忠勤勞績
昭載太常而錫號之 襄無聞於會盟之席或因
世級悠遠文獻無徵有之而未之傳歟抑當先生
辤勳之日韜晦而不聞耶勞而不伐公其有諸夫
令人宣城李氏子弼守展力副尉孫希陽希溥曾
孫忠建僉正春輔鶴通政陽出正義溥出皆業儒
餘不盡錄今來請狀者其十世孫也鄉之人士將

諡祀公以丙丁之禮建益陽書堂云通政大夫行校
理知製教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記注官文臣兼
宣傳官豐山柳光睦謹撰

家狀

府君諱貴榮後改貴成字致章晩休其號也平海
黃氏漢學士諱洛爲鼻祖也中世有諱溫仁高麗
金吾將軍太子檢校是生諱佑精軍器少尹生諱
裕中門下侍中生諱庸大匡輔國謚忠敬生諱太
白刑曹典書生諱裕以孫希碩貴 本朝 贈左
議政生諱天繼歷三道觀察使生諱希亮工曹判

書生諱厚老錄事生諱雖訓導生諱文壽宣教郎於府君爲高祖曾祖諱從仕將仕郎祖諱孟春生員考諱浹孫通訓大夫妣淑人義城金氏以嘉靖戊申十月十日生府君于益音里第生有異質自齠齔卓犖有大節早受庭訓畧涉經籍而常以洞里窮絶傍無朋友切偲之輔爲恨歲就鐵谷舊第肄業間習弓馬以善射名壬申春登虎榜幡然以奉先事親之未克誠孝學問見識之不足需用深自警惕自是幹家讀書晨昏之節志體之奉無一不適究經閱史博古通今不明不措凡於製述不

用工令而遇之則無不條暢時人稱文武備且量度淵深氣宇肅莊謀爲精詳尊賢樂道隨所處而周弘也是歲秋經始精舍於洞之南九成峯下首尾三載功告訖楣於門外曰對鳳菴中曰省休東西齋曰聽韶來儀而有記文及標頌蓋以禋薦之有所而餘力講習之靜寂也與季氏取適軒公常共省掃而遊憩之至於定省必共之友愛篤至通訓公甚安之又築臺於洛之涯名曰慕先每春和秋清之節登覽暢懷習射講劒携壺皷琴以自樂而取適軒公常先後之慷慨嘐嘐編業書劒無所

適意及通訓公服閱謁西厓柳先生先生一見異
之首授以周禮司徒之教自是氣量益弘德業漸
就隔江十里朝夕焉師事之庚寅春往拜先生于
墨寺洞京第時 朝廷遣使通信日本鶴峯金先
生為副使府君陪先生往餞于南門外先生每與
鶴峯先生往復書牘必使府君金先生亦殊遇之
常加奬詡壬辰四月又謁先生于京第時倭犯釜
山浦邊報甚急備邊司薦先生為體察使先生命
府君曰吾已受任於艱危之際責君以佐裨之任
勿卑小官無念妻孥共力 王事同歸先生如何

君之出入吾門下已二十餘年稔知其忠義有兼
人之度且腹心之任最難其人君其勿辭府君曰
當此板蕩之時孰無保軀命戀妻子之心久蒙薰
陶之澤夷險一致素畜于血赤也智勇雖淺惟命
是從同死生於國家之急是所區區之願也遂許
驅馳是時巡邊使李鎰軍潰于尚州敗報聞 車
駕卽夜西狩先生 扈從臨行謂府君曰以有一
諾而不避危險至於斯耶府君對曰職任雖殊爲
國一也誰鋒死生早已決矣六月 車駕向寧邊
先生以接待 天將留平壤是日賊攻城急先生

與左相及元帥登鍊光亭有紅衣賊暗至沙上亂
發鳥銃府君卽以片箭連發五巡所傷甚衆賊畏
縮而逃　車駕還幸宣川命先生守定州賊將掠
倉穀露刃荷杖四面坌集府君上馬搭弓大呼馳
射無不應弦而倒隨倒斬馘懸於倉街賊兵喪膽
奔潰本邑倉穀賴以得全龍川鐵山諸邑刼倉者
亦熄時旱甚江灘日淺先生慮上流失禦將議守
禦之計左相尹斗壽言於先生曰李潤德難可倚
仗獨李元翼可任而亦恐有疎虞不如遣黃京使
之幷力於是先生命府君往守大定江江邊有逃

哉之卒絡繹不絕先生疑平壤不守使府君往探
之到廣禮院遇平壤守灘軍聞賊兵襲王城灘兵
使李潤德逃去平壤已陷馳報先生先生大驚使
府君赴啓　行在祖承訓之敗過安州也府君以
先生命持酒餞往慰之因勸勿退承訓自恥敗傷
竟歸遼東時　天兵將至粮糧無備先生謂府君
曰即聞龜城儲穀甚饒而人民離散輸運無路君
與洪宗祿俱往宗祿嘗守龜城頗協民心云以君
勇畧共彼忠實不難募集府君遂與宗祿艱尋山
路招集逃散激以忠義諭以利害曰天兵且至平

復之期固可指日而所急者糧饋也本邑儲峙輸運無路汝等亦王民勿論貴賤同力輸致則當有重賞矣於是自相招集繼續擔負不日而畢先生以痔疾不能視事府君晝夜調護憂公泣私不知有身至復初李提督進圍平壤先攻普通七星門以火砲大箭發之府君急勸駱尚志吳惟忠左右翼擊賊兵遂不能支走入城內亂發鳥銃我軍與 天兵多被害府君告提督曰彼入內城正如落穽之虎勢似盡蹙而竊念窮寇陷死機不可測似合少開走路隨發勦滅提督從之賊兵旣遁提督

上鍊光亭彈劒鳴鼓諸軍帥會同次第奏凱夜深
月明風詹正動先生亟請指日進兵爲收復京城
之計提督仍命府君往監守灘軍過江渚感憤成
一絶曰投筆操弓手亦高大同江水正滔滔他時
露布王城下欲挽銀河洗此刀寫進先生先生曰
此時詩與誠不偶然古所謂壯士而詩人於君見
之提督將進兵呼府君語之曰此去京城不滿二
百里彼雖摧敗各處退屯散伏者固難料及且聞
我之進必將要險設伏以圖馬邑之計君其先我
偵探連續馳報時所經驛舍皆空虛城邑蕭然先

生發關兩西觀察使催運粮草命府君往督府君罔夜馳赴轉遞調發使盡輸漕運到黃州書報提督曰黃州之粟盡被賊搶其外各邑糧草俱已輸待軍前所經村邑并無賊兵而坡湍以東尚或出沒云而此非小將之目擊竊念賊既已挫沮豈敢拒塞　天兵長驅之路肆然屯結哉然但聞有一嶺地勢險阻林木邃密故使人搜探幸無一倭隱伏之患龍川以東開城以西雖鳴鼓長驅無慮也提督遂進兵旣至開城遍有遲回之意累日不發竟致碧蹄之敗提督以家丁之折損痛傷不已猝

發退軍之令先生及右相俞泓力爭不得府君乘
間進告曰大臣之力爭出於至誠豈可輕退以助
敵氣耶且一時勝敗自是常事願加三思提督黙
然良久曰吾之退屯將少休以進爲計耳是日三
營俱退渡臨津正月 天兵將向京城氷泮不得
渡提督促造浮橋急如星火先生倉猝得葛橋之
策命牛峯倅李希愿董率人民採葛輸運府君亦
與焉謂李倅曰民力疲劇勢難威督莫如躬自先
勞以慰民望遂與登山採葛擇其最誕者曰汝等
勞於王事亦已久矣焦此飢困雖有子來之誠何

以堪役於是民人感悅爭赴不日輸致津頭遂成
一巨橋大軍穩渡如過平地應卒利濟之策大率
如是也四月 天兵進復京城十月 車駕還都
酬 扈聖勞賜府君爵定畧將軍十一月統制使
李舜臣戰殉閑山先生聞極驚痛使府君替往弔
奠以治喪事府君素與李公忠義相許情甚篤摯
與其侄莞笭幹治喪具哀痛殊甚府君陪先生隨
天將自湖逕嶺還上京師至屛山舘進懇曰出
沒戰塵已積歲年而田加生成俾免僨敗今寰宇
甫清山河再造功徵酬𡚁叨荷 寵秩感遇之極

豈敢控私而見今機務無甚關劇願借微喘歸老
鄉里先生不許府君又告曰俄聞家寄妻病甚篤
人命脩短固難預測特許一歸以伸情理進家書
先生見畢曰七年矣石頭鬚共白同進同退曾所
相期而情迫如此有難固挽臨發分袂豈勝悵缺
旣承命告歸提督提督請先生問之曰黃某之才
畧忠義已多需用而料事頗優量敵甚熟更難其
人方今妖氛未盡掃何遽爾告歸耶先生曰其家
情景有迫不得已故也遂拜辭于三灘津歸故廬
令人已疾革就而呼之擧目熟視而逝所居廳事

爲風雨所壞乃築數間屋顔其楣曰晩休有詩里
門濱於洛浦有一巨巖名蒲巖蓋累世考槃之地
號曰釣臺至是更題曰晩休臺又曰慕先臺有詩
先生憲府君罵楬之勞創造河橋巖逕沙窩皆當
時所拓一日病甚顧謂弟曰七年風塵奔走王事
未遑恤私今事竣身退年衰日迫惟當省己寡過
肅齊家政教養兒孫以謀貽後而彌守之學業尚
無所進陶潛責子詩眞爲我準備也莫如從吾所
好寓樂琴書以終餘年可乎有遺誡乙巳九月十
日考終于寢先生命地師占壙于八旺洞九成峯

下負戊原令人宣城李氏柎焉嗚呼府君當日負
笈之席矢石之場想多有答問之目制勝之績足
以範世裕後者而一自經火之後萬存一二焉正
所謂太羹之一臠威鳳之一羽也何必多乎哉倭
獻通而知其覘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先箭突陣斬
捕勁敵隨機補闕不爲己有宣布慰喩民心悅服
偵探召募餉饋及期相機贊畫力挽旋蹙當日諸
公之推奬晩景自娛之閑曠及其誨迪之齊整題
詠之條暢固皆天得之性而亦豈非親炙觀感中
流出來也耶如是偉烈之蹟只載姓名於鐵券勛

錄而却洞於發揮同時諸君子之筆茲昌故爲府君之詩曰乾坤無名出處場於府君素畜庶或副焉而爲後昆無窮之憾則愈久剷滅不得者也子弼守展力副尉孫希陽希溥曾孫忠建會正春輔鶴通政希溥生正義有儒行内外曾玄譜牒自在不必盡錄焉鄉之章甫以祭祀之義建益陽書堂於杖屨遺址不肖後孫守一泣血謹述

墓碣銘

遯敷休晩休公諱貴成字致章氏平海來自唐諱溫仁仕麗朝東來後爲鼻祖中世祖諱天總官觀

察歷三道轉一世諱希亮承先蔭官工判四世後
諱文壽承議郎是高祖諱從仕中司馬諱孟春有
郎階是於公祖曾考公之考諱熈孫篤儒行階通
訓妣京氏生京年猗歟公有異質志倜儻氣卓犖
痛衰替思振發業書劍心不屑從先進屋老門受
旨訣服膺焉教射行日有進壬辰夏倭犯順柳先
生當體察奬忠義命佐幕賊搶攘 上蒙塵適拜
師 扈西巡命公隨誓同殉忠憤激遂委身關山
路千里逮日星晦矢石亂從先生登鍊光賊暗附
亂鳥銃公抽箭發五巡發輒中賊畏遁從定州守

倉穀賊欲棄四面集公冒死突而擊矢所指多斬
馘虜奔潰免棄掠頼獲全龍鐵邑援兵至粮餉絶
龜城穀難輸納承師命公又往収散民諭以忠感
公誠遂纏續隨提督多贊劃平壤捷從公策軍機
密事旁午既備禦又伺候伊誰任皆推公冒危險
忿死生碧蹄敗 天師欲退師事蒼惶諸公懇
曰不得公貴誠挽歸轄要進兵復京城蒙勛爵定
畧將公載驅勞勩勘亂時多名碩奬公忠一辭
椎亂幾定遽辭歸效忠勤謝功名考槃樂釣臺傍
顏其楣晩休堂教子弟脩家政考稜歷學所推豈

無本得賢師師深愛念揭鶴鎭河橋便往來乙巳
歲哲人公命地師占靈壙八旺洞君子藏令人李
宣城氏負戌原窆合祔于鄕守展力尉是生子伯
希陽季希溥并才行陽三男曰忠建武僉正繼騰
騫次春輔趾白貴次又鶴通政資溥一男曰正義
曾玄下不盡記公之后極東甫持狀述來請銘辭
不獲謹構荒豈或謏從實蹟不另銘詔後屬百世
後戒樵牧眞城李中麟撰

墓碣陰記

於乎定畧將軍黃公當萬曆壬辰之亂爲西厓先

生體察幕部效忠王事勤服主司之策載於麟閣
功卷而不詳於金管之筆何也生乎三百年之後
欲紀述功績不亦難哉日公之本孫極東甫以墓
有銘而無其叙來請陰記辭不獲按其遺狀而考
之貫成諱也致章字也平海貫也漢學士諱洛其
鼻祖也歷麗多顯官至 本朝有諱天繼三道觀
察使後世宣教郎文壽將仕郎從仕生員孟春高
曾祖也考諱熈孫通訓淑人義城金氏嘉靖戊申
生公公自齠齔氣槩卓犖不墜弓馬世業兼治儒
術文武備具壬申登第西班謁西厓先生先生大

加奬飭授以周禮司徒之敎誡以出身事君之道
由是感激益知義理之輕重壬辰拜先生于京時
倭大擧入冠先生謂曰吾知君素有忠憤不於此
時效之守且吾當體察之任君其留幕裨佐也是
時巡邊使李鎰敗于尙州　大駕播遷先生扈
從公不以危難辭之隨行至平壤江邊有紅衣賊
睹發鳥銃卽以片箭殺傷甚衆賊乃遁去先生受
命守定州倉穀爲賊所掠去公乃上馬搭弓突擊
無不應弦而倒斬首懸街倉乃得全時天旱江淺
先生謂諸將曰可不預備守禦於灘守遣公與之

共守大定江江邊有散亡流卒知平壤已陷歸報
先生先生使之馳啓 行在日夜望 天兵而糧
餉尤急先生謂曰君與洪宗祿往龜城輸致儲峙
于定州嘉山俾免窘乏之患也公受命卽行曉民
不日而運癸巳正月 天兵之攻平壤也李提督
攻普通七星門駱尙志吳惟忠左右翼擊賊遂走
入內城公進奏提督曰彼入內城政如落穽之虎
非無盡捕之勢而窮狗有反噬之理不如少開走
路隨機剿滅提督從之平壤旣定將進京城提督
謂曰沿途芻粮自是體察所指揮催督諸邑罔夜

馳赴使之驗待軍前遂進兵臨津氷泮不可渡先
生令牛峯倅李希愿董民採葛公與之俱運致津
頭遂爲浮橋濟焉四月乃進復京城十月 大駕
還都酬 扈從軍功公蒙爵定畧將軍戊戌統制
使李忠武公中丸戰殉公奉先生命赴弔復進曰
自亂離來今七年惟先生是聽死生不避今宇內
稍淨願歸終於家先生許之歸鄕里築數間屋堂
曰晩休臺曰慕先與弟取適軒公諱漢成倘佯於
斯以琴書自娛以敎迪子孫爲事乙巳卒于家葬
于九成峯下負戌原合封配宣城李氏子郡守展

力副尉孫希陽希溥曾孫忠建僉正餘在譜牒兹
不復錄後生花山權準羲謹撰

晩休堂傳

公諱貴成字致章號晩休平海人也漢學士洛東
來新羅爲黃之鼻祖金吾將軍太子檢校溫仁門
下侍中裕中大匡輔國庸世顯於麗朝逮 本朝
祐以貽謨 贈左議政天繼以底績歷三道觀察
奕葉珪組爲國著姓累轉至生員孟春其祖也通
訓大夫熙孫其考也公生有異質卓犖有志節受
庭訓博極墳典兼嫺鈐韜壬申捷虎榜幡然警惕

而與于學發爲文輒條暢人稱文武兼才小技書
劒無所適意慷慨嘐嘐乃謁西厓柳先生請益一
見異之首授周禮司徒之敎自是感奮德器日進
壬辰往拜先生於京邸時倭寇傾國犯釜山邊報
甚急 朝廷授先生體察使摠治戎務先生命公
曰吾受任於艱危腹心之寄寔難自君出入吾門
稔知其忠義屬以佐幕之任勿卑小官戮力王事
同歸死生對曰蒙薰炙久夷險圖報血赤素蓄敢
不惟命是時巡邊使李鎰潰于尙州申砬敗忠州
大駕西幸公隨體察 扈從待 天兵留平壤

賊迫城邑銃亂發公以片箭連發五巡前隊俱倒
賊驚退　車駕幸宣川命先生守定州賊將掠倉
穀露刀倚杖而四集公大呼馳射無不應弦而倒
乃懸馘於倉街賊喪膽奔潰穀賴得全龍川鐵山
諸邑刼倉者聞風亦熄時旱甚江灘淺先生慮上
流守禦左相尹公斗壽曰李潤德不足恃李元翼
難獨任不如遣黃某使之倂力乃命公守大定江
見逃卒絡繹公往探至廣禮院聞賊襲王城灘李
潤德逃去平壤已陷馳報體府卽使公赴啓　行
在相承訓之敗過安州也持酒往慰因勸勿退承

訓耻其敗竟歸時 天兵將至粮儲未充公奉體
府命與洪宗祿往龜城督運而人民皆離散公招
集逃散激以忠義喻之曰 天兵且至平復可指
日而粮餽叚急汝等皆王民也盍於此時盡力國
有重賞不汝欺也於是民悅服擔負繼續不日而
畢十二月提督如松等到安州先生入見必命公
偕提督進圍平壤先攻普通七星門以大砲火箭
震之公急勸駱尚志吳惟忠左右翼擊賊不能支
走入內城公告提督曰賊入內城正如落穽之虎
不難盡殲而窮寇陷死機不可測似合少開走路

隨其動剿滅提督從之賊果遁群帥會錬光亭鳴
鼓奏凱咸請指日進兵収復京城提督護應仍命
公監守灘軍過江感憤有吟曰投筆操弓手亦高
大同江水正滔滔他時露布王城下欲挽銀河洗
此刀先生覧之曰此時詩與誠不偶爾壯士而詩
人於君見之提督將進兵謂公曰賊聞我進必要
險設伏君先往偵報體府闕西西催運又使公馳
督公罔夜調發付漕還到黃州報督府曰黃州之
粟被賊搶餘邑儲俱輸軍前而所經并無賊兵坡
湍以東尚或出沒云而非小將目睹念彼已挫沮

豈敢拒路屯結哉癸巳正月 天兵將向京城江
水流澌提督督造浮橋以進軍先生倉卒得葛橋
之策命牛峯倅李希愿火急董役公亦與焉謂李
倅曰民方飢困不忍威督船先採取民皆自勸不
日山積卽絞索竪柱施經撑緯須臾橋成大軍利
濟如過平地四月收復京城賊皆退據嶺海之間
十月 車駕還都酬 扈聖勞授定畧將軍統制
使李公舜臣戰沒閑山公承體府命船帛奠併治
喪素與李公意氣相許盡心護喪以歸因陪先生
從 天將措置軍務於湖嶺而還京行至屛山館

八懇辭佐幕任而告歸曰家宇再造畧效羈靮由淌生成免得僨轅願丐殘喘以歸老既得請過辭提督提督曰黃某之量敵制勝已稔其才畧與忠義矣賊未盡掃何遽歸也嘖嘖不已遂浩歸故山治考槃室扁曰晩休鷗鷺尋盟雲霞共樂嘗有詩曰傍人勿謂將軍某韜晦無名出處塲蓋志其素也時先生又謝事歸烟波十里架巖設橋源源相招公嘗語李君曰七載王事未遑恤私今年踰而身退曰又迫焉惟當省己寡尤整家訓兒從吾所好以終餘齡乙巳九月終于家窆在九成峯下行

路指點曰此故將軍黃公之箴也於乎公忠勤之篤韜畧之敏篙　天將之所推重諸公之所稱奬而被遇於平昔師資榮戟之門激昂自奮夷險一致其所嗚弦懸鍼而倉衆賴全義論離散而餉饋完集勸祖帥而勿退激駱吳而齊奮開走路而出奇如神偵敵情而覘機指掌辨兵家勝負於元戎而弭其內顧擔葛橋利涉於鱧府而應其倉卒執勒湖嶺而不曾伐勞角巾歸山而益自韜晦蓋其天畀之固有而亦薰擩之所不可誣也然以若才畧不曾著續於專麾制勝之場而邊巡於執殳之

列賛畫輔翊充闡其再造之元勛戢鬐歛翮養佚
於徠鶴之羣而惟將孝悌學問作爲家計旣自飴
老又貽孫謨至今炳然人耳目其弘猷偉度尤非
窾啓之所可容喙也猗歟盛哉徵諸三不朽可得
無傳乎公子弼守孫希陽希溥曾孫忠建春輔鶴
正義皆趾美承烈簪組不替叔姪並衍稱於鄉邦
矣竹溪安宅鎬謹述

記事後叙

豫章之材必生於江南簫雲之驄必產於冀北盖
其毓靈鍾氣自有其地而必竟匠石睨之作爲棟

櫟伯樂過之板其驥騏若使世無良工具眼則千
霄之質千里之逸吾恐其虛老於深山冷壑之中
矣今平海黃公其人也當龍蛇之變嘗爲西厓柳
先生佐幕其贊畫經綸協謀定畧不啻如平原之
李同巡遠之雷雲而方其滚酋長驅八域瓦解江
淮堡障危如一髮時柳先生爲國重任薦擢才俊
如權元帥李忠武爲水陸大將如辛慶晉洪宗祿
爲贊軍從事應時需用各當其才如公生長鄉里
夙知素畜暫不離於營府之間凡有緩急與定籌
畫而壯猷奇策多出其手倩命採葛臨津之浮橋

忽成急馬守城定州之倉穀賴完匹騎倉黃尺劒橫行雖蹈白刃褁馬革直受之而無惩悔故其詩曰投筆操弓手亦高大同江水正滔滔他時露布王城下欲挽銀河洗此刀先生戲之曰君可謂壯士而兼詩人此豈但千金之褒貶而當日城中忠壯之士想膽青髮竪而激勵者矣嗚呼忠武公南海一捷實係我 國之存亡關顱而使凶冦氣挫海神鼓舞及其星隕南營哭拜振海此何等危地急境而先生命公代奠替哭収屍治喪能使搶攘之路善護旅櫬則公樹立之勳於是爲大而其臨

亂不避之勇槩可見矣獨惜其微秩下班功績未
un遂使百世英名湮沒於石室丹書不識顔眞卿
何狀乃爾者政爲公發也日後孫鍾呂鍾義持一
卷集而示余乃將軍壬辰記事而與先生懲毖錄
詳畧有少異重値鬱攸百存一二缺章斷句文理
不屬而迭迭有吐氣成虹驅風破浪之勢記法亦
有條理深得史家體眞當時幷用之材器而柳先
生能得士矣公平海人諱貴成字致章晩休其號
也英爽不羈膂力過人先生同患難於壬辰遂成
大績噫公之智勇膽畧雖有素抱者而若非先生

識人之鑑逈出尋常豈能如是薦拔哉昔太史公叙伯夷傳曰士非附青雲之士烏得施於後世哉吾於晩休公亦云安東金宗洛謹叙

又

昔李左車佐成安而成安不聽而敗歸韓信而韓信用之而勝夫爲佐者可佐而佐之功可成得佐者可聽而聽之事必遂若黃公可佐而佐之功雖欲無成胡可得也若柳先生可聽而聽之事雖欲無遂不可得也粤壬辰倭奴入寇其將清正習兵多智其鋒不可當自釜山縱兵遊擊過密陽漆谷

等諸州 上遣申元帥砬使備鳥嶺而留屯於忠州彈琴臺下人說曰何不據鳥嶺之咽喉而複屯於此砬有輕敵之意不惟其言之不聽引斬其言者卒遇賊軍九超而死於賊不可佐而佐所可聽而不聽則其敗也其死也大率如是矣公爲西厓先生佐幕言聽而計用則可佐者莫如先生可聽者莫如吾公遂與先生結爲同死生之義殉身立節其所固有則智謀勇敢之絶人者亦末節耳遂冒萬死蹈白刃叅謀贊畫無所不到唐將之來也以先生命採葛藤而成橋喻義散民運藁粮而繼

餉庀箭殪賊搭亏保倉其勇敢則賁獲不能前矣
指揮則蕭曹亦自失矣爲國捐奔之義欲挽銀河
之句一出於斷斷危忠則先生之得公實明鑑也
及其孝忠武之死敵也奮身勇往與其侄二公善
護櫬於干戈閃鑠之中于斯時也苟無一義字存
乎中安能授身於萬死之關頭耶所有者 國家
也所慕者先生而已遂平倭亂棲息于蒲巖之上
往來于河隈之村爲 國家同心力蓋與先生一
體之人也後之人義而慕之議立俎豆之所遂起
益陽書堂公之於先生亦一兵仙之左車而泯沒

於草野之中自 上無褒典之下施者曷故焉其如子孫之不振何花陽人至今稱晩休公云南原尹王鉉謹叙

書行狀後

昔在龍蛇之變材猷智能之士雲合霧集以成中興之烈若其執國命受主知出入捍衛爲世宗功者尚矣至於自拔草澤之中秉一陣佐下風者亦皆傑然寡儔如鄭公忠信諸公末尤奇偉卓犖赫赫在人耳目余每歎息想仰以爲人材之生固自不數非種種可得况此輩人之秉期應運崛起奮

跡一之已絶異事豈幷世而復有也及得柳侍講

謙叟所爲晩休堂黃公行狀而讀之噫何其似也

又何其多也然而獨不得與諸鄭二公比例名蹟

勳府廟食下土而終身靡盬於王事累立大功及

其寮宇蕭淸浩然而歸竟不及於盟府之席又何

其不幸也公早遊西厓柳先生之門至壬辰特爲

先生所奬拔六年之間常侍左右與贊籌謀一似

錦南之於白沙公及其歸鄕語不到其時事益自

脩飭如儒生朝夕問業於河上晩又創設家塾訓

誨子孫泯然自混於農翁學究之間見之不復知

其爲言曰鈴翰中人於乎此其所以懷材如諸鄭而成功不如諸鄭也然抑不知使諸鄭如公之不幸則果可以能此否也而迺今顧猶以顯晦崇卑爲送人世爵之論則固淺之爲知公而亦甚非所以承公之遺志也聞其後人能復修公舊業恂恂多可士茍由此而不怠積之異日者國有緩急終必賴之安知不有幾諸鄭受贏扠報大幸其不幸也是在後人所自勉如何耳於乎其尚念之而無求多於文乎哉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文臣兼宣傳官

晉山姜晉奎謹書

又

大凡荊山之玉不泣則璞而已冀市之馬不顧則駑而已物之顯晦猶有其時况人乎公以卓犖魁皃之質早遊於鈴鞱之林論議謀猷爲衆所推孝友之篤忠義之勤特公之大節弓馬之鍊達詞章之條暢是公之餘事餘皆類推而知也公於壯歲値國陽九之會柳先生奬拔於荊山冀市之外羅致之左右公不避艱險而進退周旋於矢石交攻之間堂堂之旗井井之陣龍戰虎鬪雖千萬人中

從往而少無前却之意射殪劫賊斬馘甚多及其亂已寧宇肅清山河再造遂旋歸廬可謂大丈夫之能事畢矣余後公殆三世紀餘年于玆公之豐功偉烈聞而知之熟矣每恨不摳衣於鐵谷九成之下一叩其緖餘而趨於下風豈不爲志士之所慨歎乎會於公之裔燦世不遠千里袖公紀德之狀而來請其弁文余乃接而三復之如見公當日豪爽之風俊偉之氣而其樹立之赫赫照耀于世者是誰之賜若非先生之奬拔而老於牖下則未免剃山冀市之璞與駑駕而已名何以益彰價何以

增倍余故曰先生之於公謂之以和氏伯樂可乎
嗚呼公之事業宜乎勒之燕然圖之麒閣猶屬歇
后況百世之下實行名績其將漸泯於黯黮黓昧
之中奚但爲後輩之傷痛哉余雖孤負慈孫之勤
意敢忘猥越畧綴數行而書于尾後學德恩李鍾
晩謹述

益陽書堂開基祝文

干支幼學黃碩老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於惟我祖
俊偉夙闡丸齋佐幕勛府殊典睠玆仁溪仰慕遺
躅龍蛇過刼榛鶴悲矚爰例祭社敢忘薦縟雲仍

中替迺懼不振課農遜學坯墣真淳載謀書齋教
迪來裔謀爾匠工鳩彼松桂相地于此敢告神明
洋洋黙佑俾克有戒縣監豊山柳祈睦

益陽書堂移建記

國朝歷年長士大夫氏分族析傳次至數十世矣
其世襲軒組光寵隆赫爲喬木巨室者中外相望
而澤斬祿微降在皀隸者亦何限哉有能於式微
之中保其門戶使人知爲名德之裔得列於士大
夫之林者皆文學之力也人物至繁爵祿至貴若
必待爵祿而後稱爲士族則世之衣冠者鮮矣且

顯達而不學則入於衰靡衰靡而學則進於顯達吾不知爵祿文學孰爲重輕也安東之府益陰之里黃氏居焉其先祖晩休堂公有文武村畧龍蛇之難佐西厓柳先生勞績弘多余考其家乘亂時事有足徵信可以補史氏之闕也晩休堂濵江而圯於水聚族而謀就爽塏建書堂以申桑梓之慕又使宗族子弟讀書肄業其中甚盛擧也嶠南東國之鄒魯也安東又嶠南之闕閫也鄕學家塾講誦相聞而益陽書堂居其一焉黃氏子弟濡染先懿薰陶善俗誦士大夫之言修士大夫之行是乃

士大夫己矣何必以名位云乎哉吾聞嶺人士勤儉篤實志一立必底於成信能藏修於斯胥告胥誨日進不已則又安知名位不從此出乎黃君樾東從余求堂記館於外而朝夕焉其意肫如其辭藹如可知為書堂中人也黃氏累世不競若無以自立余故推本探源以明人家之興罔不繇學其廢罔不由不學尚不以余言為妄則書堂之設其黃氏重恢之基乎通政大夫承政院右承旨兼經筵叅賛官春秋館修撰官完山李應辰書

益陽書堂重修記

益陽書堂卽晩休黃公晩年歸休之所而後之人謀祀公而丁丙建也公之詩曰晩休臺上晩休堂題扁晩休也不妨其志尙可知也公以卓犖奇偉之資濟以忠憤慷慨之性當壬辰危亂之日從事於我西厓先祖佐幕周旋捍衛協贊籌略靡不用極不以家累爲念隨我先人多所籌畫如散亾之招集糧餉之不絶採葛而成橋急馬而冒陣臨機設計暗合於古人用兵之奇豈非智慮之過人而忠義之感激也哉及忠武李公之殉于南洋也以先人命護其喪而來祖承訓之敗過安州也以先

人命持酒饌往勞之行過江渚夜吟一絶曰授筆操弓手亦高大同江水正滔滔他時露布王城下欲挽銀河洗此刀亂定後　車駕還都次第賞功盟府之丹青煥然而公則已歸家矣竟不及於諸臣之列豈非盛事之一慨耶一區益藩遂爲終老之計逍遙倘佯於巖壑林樾之閒日與朋儔暢懷嘯詠作昭代逸民教育兒孫垂裕後承種德于船責報於後者非公之謂耶公之所著詩文重入於鬱攸幸以存者僅一二而殘缺甚矣迺所搜得於他方者又若干篇猶幸其不幸也今去公之世三

百餘年颯爽之姿經綸之業不可得而復見而惟是堂扁舊楣亦可以想像遺躅之不泯也歲久頹圮累毁累新今又改建仍舊制構六間而東西爲煖室中爲堂改扁以益陽余亦一再登覽愛其地僻而事簡宅幽而勢阻雖乏軒暢宏大浩汗縹緲之勝而亦足以棲身隸業之地今其諸雲仍方裒拾零言片簡之流落人間者欲登于梓而先以堂扁之記記不佞以傳示于後不可以無文辭且念吾兩家之契其有異於佗人而前此縣監再從堂叔父承宣三從叔父皆有述不必贅焉前都事豊

山柳道獻謹書

益陽書堂落成

東萊鄭翊朝

地勢逶迤鍾氣深將軍遺躅誦傳今鶴巢廟栢精
靈古龍喚波灣壯蹟沈八載軍功期皓首三長史
筆溯丹忱一盃笑指仁川水恨未當年共誓心

又

朴端會

傑氣盤迴古洞深將軍忠烈昔猶今仁山鬱鬱遺
風在洛水滔滔壯蹟沈林園桑麻知課業蒲巖日
月願輸忱依然舊址新樑起勉爾雲仍各體心

在昔龍蛇之亂有卓犖忠烈之人卽晩休黃公是已嘗爲西厓先生佐幕其貞忠大義炳烺國乘猗歟盛哉將軍鍾得山河之氣範圍江海之量不憚夷險周施果毅幾蒙鉅公之推詡羽檄旁午累被　天將之奬勵英辨上徹特加　寵秩且有詩曰投筆操弓手亦高大同江水正滔滔此實公蹈白刃奠青華之一大樹勛也其可敬也夫畧叙平日所感于中以附篇末焉

又　安東金基洛

洛水滔滔劒氣渶名區從古有仁今蒲巖印月千

秋照埋幕英風百世沈壯蹟八年多士感遺宮半
畝後孫忱瓊於王佩聯翩地自此溪山若有心

又　安東金炳瓚

兵家遺澤八人深邀矣揄揚章在今籌策可堪千
里決功名何故百年沈華楣題額仁川號幕府枚
勛壯士忱若使兹堂襃一世與情熟不動其心

又　宣城李漢舒

玉山之下谷幽深壯士遺芳煥古今青海吐虹肴
氣像銀河洗劒自升沈經綸已許賢公幕壯畧能
圖賊世忱烈烈英風形史載仁川華額想忠心

又　安東權範珏

古事蒼茫歲月深將軍遺躅煥仁今荒泉應不靈
魂滅碧海寧終壯蹟沈賴有雲仍明世德莊傳日
記炳孤忱巋然畫閣歲修地剩得來生懷慨心

又　順天金性舜

玉峀巖巖洛水深將軍遺躅古猶今河横北極詩
多感星隕南營淚欲沈劍洗妖氛懷壯畧慕隨賢
相效貞忱依然舊址新甍起爲賀雲孫體祖心

又　安東金輔均

定畧聲名景慕深當年遺事摘傷今龍蛇變掃英

風凜弓馬村還壯氣沈裨佐從看夕夕畫策褒崇何
漏效徵忱晩休仁里高堂上祇見烟霞棲息心

又　豐山柳安祚

水繞玉山窮且深晩休遺址里仁今英才有是賢
公佐文獻無徵壯蹟沈五丈秋營星隕淚三巴夜
壘斗依忱回看新搆堂成地爲賀雲仍築以心

又　坡平尹汝璡

洛水奔流入海深將軍遺事古猶今張公治蜀像
爲助襄相平淮碑不沈籌賛西崖蹈白刃身隨北
闕老母忱肯堂此日從遊意益勉君家世世心

又　　　　安東權　瓛

王甾山村畫閣湙龍蛇風雨百年今賢公幕佐憂
朝暮老帥櫬還淚陸沈夜覘劒花千斗氣秋生壇
血向葵忱堂堂椽筆將軍蹟百世難忘爲國心

又　　　　安東金致均

晩對樓前一曲湙依然佐幕復仁今銀河洗劒詩
思切喬木春殘歲色沈廣拓遺墟追往蹟修莊實
壘仰徵忱虹樑數閣兒郎偉惹起來昆計後心

又　　　　德恩李鍾王

九成峯下一堂湙赫赫忠靈百歲今江日 昭森腥

雨歇海天空濶瘴雲沈育英即是相承業庇雨須

看永慕忱講世神交知有別悠悠千里照氷心

堂堂忠節八人深閭巷歌謠頌至今海岳平分祥

旭出鯨鯢一去怒濤沈矢石八年成白首綵綸當

日表丹忱江聲動地如相鬪不盡英雄報國心

又

宣城李天裕

盤迤山村一閣深當年擇處里仁今魁姿已逐孤

星降壯蹟那教壁月沈舊砌蒼苔多士感新龕突

兀後孫忱華楣共張如椽筆摛畫千秋不死心

又

仁同張旋矩

屛山之下宅幽深邑卓英風亙古今大海葛橋千
里褰銀河劒氣百年沈却看秋葉凌霜戰猶有國
葵向日忱何幸雲仍堂肯搆恭惟千載感先心

又　安東權世復

華之東谷谷之深往事蒼茫說到今積水橋浮
天极至明河劒洗海氛沈嚮非賢相知人哲誰識
將軍報國忱上有塚云堂是下寄詩遠勉子孫心

又　昌原黃定夏

洛水東邊錦里深將軍己古跡猶今賢公幕府紆
籌策義旅江山濟陸沈千載有關多士議數間肯

搆後孫忱伊來講罷同宗誼倍覺圭平景慕心

又　　　　　　　　宣城李宅震

華岳崔嵬洛水深篤生英俊里仁今風聲北陸箕

城奠功業南天斗氣沈再造山河賢佐策六間堂

字子孫忱衿紳盛會夔情莞爲把觥籌勉爾心

又　　　　　　　　安東權宗復

披書相對感懷深却恨人間有古今定郭倉爲糧

道給饒津波不葛橋沈風雲裨佐西崖策星日遥

懸北闕忱堂下仁川川上月千秋洗出戰塲心

又　　　　　　　　昌原黄祖夏

山益峻兮水益深將軍遺躅昔猶今廣於善射非
無過預從爲碑奈永沈當日弓刀賢相詡芳辰樽
俎後人忱擇仁而處休名室勉爾雲仍軆此心

又　豐山柳善榮

堂仍舊宅巷園深物色蕭然異古今窮林虎去風
如嘯暮渡橋橫雨欲沈偏增志士登臨感多賢肖
孫肯構忱龍蛇盛績垂青史想像當年佐幕心

又　玉山張紀淵

院宇荒涼洞府深想來前事感於今裡垣老竹春
空綠戰島殘花雨半沈知有肖孫營別業更無賢

相識眞忱龍蛇往迹渾如昨八室罙增景仰心

又　　　奉化琴東烈

厓老門庭旨訣深魏勳卓節炳如今西江劒洗元
戎臥南國琴懸正韻沈鬱觸乾坤回　大御龍蛇
風雨獻孤忱益陽自是宜休地鼓我東人不死心

又　　　英陽南極泰

陶山流水玉淵深其下仁川不捨今日月昭光登
畫閣龍蛇往刼向葵忱幽潛實德寧無闡煨燼餘
綸久恨忱聊憶當年多慷慨尊周誰有斥秦心

又　　　青松沈東燮

先生德教入人深麟閣聲華卓古今闡拔在公時早晩行藏由命或升沈世交旣洽充河量儒論曾營祭祀忱始克構堂棵頌倖從玆無憾未遑心

又　　後生密陽朴善夏

羽隊驅馳八載深角巾歸第業垂今盡忠幕府神籌運濟亂寰區大陸沈韜晦溪山先祖武經營堂室後孫忱落成六偉詩賡和興起書生曠感心

又　　德水李敏圭

鳳山陡起洛江深鍾毓如公絶古今世値龍蛇勞智力身隨鷗鷺任浮沈林園歴歴遺風韻㷬雈亭

亭向日忱錫類賢孫能繼武雲霄曾與許同心

又　　宣城李在湜

龍蛇逴刼歲華深定畧嵬勳説到今西渡河橋寒月照南阡墓樹暮雲沈未褒彤筆千秋恨克復青邱一片忱遼豆遺墟歌六偉賢昻不替遹追心

又　　豊山柳時萬

一壑園林窈復深舊墟書塾更輝今重回列岳華西近過隣喧塵劒外沈積皆八年多贊畫成功九仞賁誠忱龍蛇逴蹟無憑處洛月高懸萬古心

又　　宣城李會稷

風雨關河憂國淚如公不死百年今陪從禮閣尊
師訓贊復權壜免陸沉無伐巍功餘白首晩歸遐
土炳丹忱臺仙已去乾坤暮往事悠悠空歎心

又　宣城李驥烈

天將當年獎許淚炳然偉蹟海東今鎭倉灞驛師
糧給護親閑山劒月沈花石成庄來裔慶豆籩遵
禮後生恍肯堂繡梓詢謀叶倍功冥途景仰心

又　豐山柳承佑

松桂蒼蒼洞府淚曉休古宅至于今龍蛇體使英
才用羽翼從軍事蹟沈闈發幾勞賢士肇搆堂亦

見後孫忱斷橋復續來斯醉流水行雲主客心

又　　　　豐山金秉卿

爲國當年贊畫淡史傳定畧到于今記惟信筆文

㓜在事係軍功名不泯舊廟遺基多士感新椽肯

搆後孫忱一江明月烟霞裡剩得溪山物外心

又　　　　宗後生範麟

古基新搆一堂淡定畧偉功須至今权武公屍歸

善護橋臨津水濟無沈名垂籌策從仙意許進連

環退讀忱鄉士議營籩豆所闡先惟在子孫心

我東龍蛇之亂比楚之漢之八年而尤有險焉每

荊益之二州而倍有危焉公不憚危險爲西崖柳先生佐幕壯猷奇策多出其手當時樹立之勳可謂不世而事蹟未敭英名湮沒豈徒雲樓一刼文獻無徵也哉本鄉士君子議建俎豆之所堂宇新落而有韻余於百世之謳畧叙如右以寓感慨也

又　宗後生憲周

古梓新甍一巷深公車千牘少如今功名麟閣晨星耀憤淚龍灣夜月沈海陣暴來忠武魄袖圖賫進栢爺忱平沙十里留鴻篆感却遊人歲暮心

公遭龍蛇兵燹之世經綸事業贊畫拯濟有足
輝映於朝野而名姓但見於麟閣文蹟泯然於
彤筆實爲子孫之餘憾鄉之人士議建俎豆之
所堂宇新成落而有韻余於百世之誼畧叙欽
仰慷慨者如右

又　　宗後生建周

将軍籌策海東涘百里仁川碧古今君子何須功
伐矜英雄應不事終沈麒麟滿畫賢孫憾俎豆成
儀義士恍酹酒臨風花樹晩厓門當日誓同心

又　　宗後生相瓊

神州憂與大同湲蕩滌歸來須至今鳳嶽千年積
有降河橋一帶濟無沘紆籌極協陪從義投筆曾
盟龟衛恍突兀斯堂欽慕地也知章甫闡幽心

又　　　　　　　　　　　　　　　　后孫景文

吾家遺恨水如湲嗚咽仁川不盡今自墜汙流恒
瀧瀧未明幽德尚沘沘八年風雨從師義一部春
秋報國忱祭社經營儒論重數間堂宇秉彝心

又　　　　　　　　　　　　　　　　后孫麟秀

擴却神籌幕府湲人無左袵到于今先勞火堞倉
非之唯命氷江葛不沘一諾尚存期皓首萬人猶

往湖舟怳堂成是日營券諡公議豈由好懿心

又　后孫景澤

一脉仁川去去湲龍蛇腥血滌流今七年勳績高
山仰千里陪從大陸沉虔禮章蒙鄉士議闡幽秘
在裔孫怳晩休臺上娟娟月留照先生眷愛心

又　后孫極東

混混河流深復深當年洗劍視猶今一定忠盟天
日朗八年仇賊海氛洗懿德幽潛無盡恨孱孫堂
搆豈云怳兩家先誼虹橋在邃世相傳勿替心

又　后孫景周

吾家幽德百年湙闡美經營尚到今早未承褒齋
憾慨重逢回祿恐湮沈詠調多士同叅會樽俎佳
辰寓慕忱積累餘功堂始訖孱孫何以繼先心

又　后孫圭楨

仁溪科進至淵湙不舍涓涓自古今庵聖偉功曾
有著從師重義竟無沈風驅軒外龍蛇刼日曝書
中狗馬忱垣竹埋梧高數尺擬修籩豆後孫心

又　后孫中秀

一曲仁溪窈復深源流長溯百年今繡橋應急功
猶著屛樹歸終跡不沈師廟近墻陪侍義　王山

遥望菴從怳數聲樑頌依虔禮此日誰無樂善心

又　　　　　　　　　后孫景昇

源遠仁溪一曲湲百年偉蹟匪斯今明時竹汗曾

何泐古渡河橋永不沈師廟近瞻羹慕地　王山

遥望菴從怳修樑須罷依虔禮恐負孱孫克軆心

又　　　　　　　　　后孫煥默

寶鑑仁川活水湲沿流河曲達于今親承周禮尊

師訓克復貧墟濟陸沈祭社亶由多士議構堂敢

謂後生怳孝忠自有先謨在只恐吾曹負此心

又　　　　　　　　　后孫德九

龍蛇已古史傳深先躅依然想像今倚馬出奇處
輒潰成橋應急津無沈從師大義扶顛策殉國危
遂克復恍公議百年崇慕地孱孫懼墜適追心

又　后孫鳳起

經始落成歲已深當時餘韻尚傳今林園朝暮烟
霞僻花樹東西雨露沈軒豁堂門牕通素志恢弘
室抱丹忱惟吾宗族升斯者誰敢忘先各自心

跋

嗚呼此吾先祖晩休堂府君遺集也粤昔龍蛇之
亂有國來罔極之患吾先祖幕僚之遇有軍後不

常之會也七年鋒鏑八域尾解　天步艱難危如一髮誰須齊之棲矣卄載階從一朝擢拔凡有緩急隨機任使適之奇矣機務之浩穰夷險之備經必有懸於記載文字則雖衍字充棟不足爲多况於登門之日先生首授以周禮司徒之教其答問授受之要旨妙訣不啻若亂中幕府之補拾而吾家丙午之火孽燎矣如千綴拾於灰燼之餘者僅存若無可勝痛哉且有然疑難明者存柳判書豈安君兩度勳府完文曰黃某豈功偉烈昭載麟閣柳相國洛波公曰黃某三字載在勳錄柳禮安公開基

文曰勲府殊典九天下之明文信蹟國莫重於國
乘而如是其章章昭著至於先生本集則不見焉
何詳於國乘而逸於彤管也誠不無後承之遺憾
而絶無所發明也府君之詩有曰傍人勿謂將軍
京韜晦無名出處場其韜晦之盟素所蓄積于中
也故未及酬勛而旋自告歸尚留名垂鐵卷階陛
定畧者安知非當日公論之有不能掩者耶按以
戀慫錄中軍官一人軍官二人等語推之現有所
黙斥而實有關於韜晦積蓄潛幽豈不在子孫之
不振歟旣晦而明理之常也河上僉君子顧先契

之難泯會先生之亭叅先生之纂証以的據補其舛簡正誤刪訛遂成完本豈但爲君子出常之施伏想先生冥契之靈必有所丁寧教詔也玆不避僭踰之罪敢泣血謹識不肖后孫極東謹識

又

記曰先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不揚不仁也盜之則罪也噫惟我先祖晩休府君早登西厓柳先生之門涉河昕夕薰炙最深壬辰之亂嘗爲先生裨佐之任積苦贊畫克復東土當日師門之推心畀托 天將之嘖舌奬許觀於記事中可詳之矣歟

府之定畧褒署寔出於曠代殊奠而及其會朝酬
功之日府君已歸鄕第盛霜白鬚韜晦撝謙其爲
後承之齎鬱痛恨果何如也竊伏念八載濟艱履
歷晩途養閒嘯咏必有充車衍字足以激忠勇庇
昆裕而經變飄散綴拾零存者只詩與書畧干言
及亂中日錄楔頌遺誡各一篇而已幾百年珍襲
縹緗任之蠹齧污嚏政先徽不揚之責無地可逃
安敢一語稱濫重添不肖之罪也哉常與族從極
東聚首憂懼過求月朝家立言信筆擬之以鋟繡
壽其傳不幸人事遽謬景周亦癃悴轉甚待刻日

追尙若因循翫愒此莫之遂焉地下歸拜先父老之夕將何以贖其逋塞其白也迺使族孫煥黙及家兒泰東收寫二本點訛就整付諸印活亟圖其功以其力綿而事簡也書堂韻什重其士林公詡之意寓我諸宗適追之志載之卷尾畧叙顚末知旹不肖裔孫景周謹識

又

噫我定畧先祖遺稿存經變燬僅一冊耳竊恨家世違替尙未收繕闡發而文詞乃府君之餘事當時從師裨佐之責復國勞勤之蹟足以不朽我府

君之精神證響并付諸賢所換今纔印布于世庶

可粗伸於先父老未遑之至意而不勝追感之私

不肖嗣孫燦鳳謹識

晩休堂文集卷之二終